戰國策正解

一

リ 8
211
1

橫田惟孝先生著

戰國策正解

東京書肆
青山堂藏版

伍 98
211

東京學校圖書

栞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非史流也夫書有原有流流者蓋出行人矣周官行人掌親諸侯時聘以結其好間問以諭其志諸侯之邦交亦有歲問殷聘世朝之禮焉故春秋列國其士大夫爲國使者君之榮辱因之國之利害係焉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

明治廿年九月十二日購求

君命可謂士矣又曰使乎使乎孔子之取士意可見矣下及戰國上以傾奪爲賢下以功利爲榮於斯時也行人之流遂爲從横權謀其詐諼傾覆干賞蹈利機智百出神奇不測愼戰議兵者亦不可不知焉至秦幷天下破壞列國爲郡縣廢絶封侯置守令無復由施其術也

於是其徒患業之不傳焉輯録其雋永號曰策策謀也當屬兵家而在權謀者也然而以戰國之成敗多在策中及司馬遷修史記收而録之劉向父子乃誤屬史家自是厥後史氏因之視以爲古史世之惑者或繩以春秋之灋乃謂亂史害乎名敎夫書有原有流事從流別

言隨事異矣故詩自詩易自易百家分別各無相亂也如其以不說象數而致慊於詩爲雅頌不具而遺憾於易則可謂惑矣以是觀之賫褒貶勸懲之義於兵家權謀之書者豈非不知其類也歟吾友順藏嘗註國策名曰正解去秊之夏徵序于余時余隴行有日矣不遑筆

後聚園藏

研也今秋東歸即來相見把手喜其無恙乃曰予之正解聞者有欲爲我捐資以梨行者予不佞以未定書不肯許之已而思之秊踰知命身且多病時者難値而易失不於時以問世則恐不得當已聞多方之匡正矣乃遂許之則刻且成所乞一言不識果否乎余乃言曰戰

後聚園藏

國策。其流蓋出於行人。行人之職。使於四方。其容止辭令之儀。觀本國之先。交際盟約之信。結與國之好。覽山川之險易。觀城郭之高卑。視朝廷之禮灋。見君臣之賢否。雖不必在列陣行軍之間。而自有兵機之在焉。其流爲從横權謀。則所謂棄於孔子者也。然由衰周而來。征

討攻伐。莫不奇伏變詐。以徼幸一切之勝矣。雖則正義順應之師。而不豫知其情以警備。則亾以應卒赴急也。孔子曰。臨事而懼。夫臨事而懼者。必欲知彼情。欲知彼情者。近視諸國策。譬猶懸明鏡以待。妍媸黑白。弗能逃其情也。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然則孔

子之於國策豈無所取也哉今子之此舉意其在茲邪順藏笑而不荅余於國策無所要言遂以斯言爲序順藏攷據之確發明之多讀者自知之

文政九季歲在丙戌菊月江都太田善士子龍撰

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者蓋當時之雜記而秦人之所編録也其事則從横傾奪其言則譎誑功利終之六國以此喪其國秦以此失其天下策士令其終者蓋亦鮮矣雖閒有彼善於此者要亦不足以爲訓也然則斯書可廢與曰何可廢也夫治必稱

唐虞三代亂必言春秋戰國則左傳國語存焉戰國則舍斯書而何在太史公所據亦唯斯而已矣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夫法治戒亂古今常典然不審其所由而徒稱言而已則不去就失路而背馳者幾希矣且夫舜禹大聖也而其相告戒曰無若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則知空言之諄諄不若指行事之著明矣然則欲知戰國之所以爲戰國安可不讀斯書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蓋曰法善改惡善惡皆可以爲我師也是

故詩之美刺共存之。春秋善惡并記。爲以示勸懲。孔門之教。蓋爲然也。若夫曰害乎名教。而飭戒子弟。令勿披覽者。徒知善之可以爲法。而不知惡之可以爲戒也。其諸異乎夫子之教與。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其此之謂也。噫拘儒一唱。是固說。而曲學隨而和之。斯書殆束

閣爲。夫古書之傳于今。孰能無誤。然士子所朝夕誦習。隨誤隨正。是以不至大誤。今斯書尤多舛訛者。是誰之過與。吾愍其如此。既讎校數本。善者從之。可者據之。又其他片言隻辭。苟可以爲徵者。采摭以參互訂正。然後取諸說之長。附以管窺。不獨解文義。間有是正。存爲故

并命曰戰國策正解。其所不知闕如。以竢後之君子。極知不自揣之甚。不免於蕪穢之責。冀人之好我。摘其過謬。若其護短蔽拙。爲之辭者。吾亦不敢。

文政甲申仲冬冬至前一日

東都 横田惟孝順藏敍

戰國策正解凡例

一戰國策。高誘注本三十三篇。有國別。而無細目。盖劉向之舊也。鮑彪合爲十卷。東西周易地。各國出細目。更撰次章條。今欲盡復舊。而坊本行己久。遽改之。有不便於質訪者。故姑從之。

一東西周爲列國。非周王也。而鮑彪以西周爲王。係之安王赧王。謬矣。吳師道辨之詳矣。而今猶存之者。亦以便於質訪焉。

一斯書在漢初。既錯亂。雖經劉向撰次。而既無細目。則世代有不可得而辨者矣。鮑吳聚訟。均之屬臆

見其疑者闕而可也。故今置而不論焉。

一地名沿革。歷代不一。在彼尚闕明。況於我乎。故概而不釋。其不得已者。唯曰某某地某某邑耳。

一諸本異同不尠。舉之於注中甚煩。故各章下附考異。所謂高本。高誘注本。姚宏所校。即姚本也。坊本。坊間所刻鮑吳注本也。曾鞏蘇頌錢藻劉敞孫朴晁以道校本。今皆不傳。皆係姚宏所校。纂。穆文熙戰國纂也。其餘今世通行本。及諸家藏本也。若其與予史異同者。不可枚舉。其有關係者。而後舉焉。

一秦策末李斯爲秦客卿章。楚策末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章。高本不載。而鮑吳亦無注焉。非策之舊也明矣。不審何人所添。今姑從坊本而載之。并解之。

一本邦儒先注解行于世者。獨碕哲夫戰國策考。關君長高注補正而已。其他益亦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聞有清人陸隴其所著戰國策去毒者。求之數年。而未之得也。豈海舶未齎耶。抑亦希有。而吾力不能得也。欲必得之而校焉。殆似俟河清。於是欲刻之家塾。則幸有出橐裝助費者。遂趣命工從事云。

橫田惟孝識

戰國策正解卷一

横田惟孝著

西周

周孝王封其弟於河南、其後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於鞏、河南爲西周、鞏爲東周、顯王時、趙與韓分周爲二、於是東西周各爲列國、周王徒守虛位、征伐策謀、盡出於兩周、

安王 凡一章

嚴氏爲賊。而陽堅與焉。與音預、下同、○嚴氏、嚴遂、爲賊、謂嚴遂使聶政刺韓相傀、兼中哀侯、事在韓烈侯策、又韓釐侯策曰、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是陽堅與也、

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乘繩證反○道周、謂堅出亡過周、乘車、謂非兵車也、按韓子、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由此觀之、堅益韓人、而或嘗潛與周通謀者、故出亡道周、周君亦厚遇之也、

韓

使人讓周。周君患之。讓、謂責以厚陽堅、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堅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語魚據反、使所吏反、○語告也、正語謂顯然而告也、待命謂待韓之命、小國西周自謂也、容賊謂容保陽堅也、

【考異】堅諸本作豎、曾本作堅、按韓策亦作堅、故今從之、謂周君下、諸本無曰字、今從高本、

赧王 凡十七章

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共恭同、適丁歷反、○周紀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適主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咎音皋、爲于僞反、下爲太同、○鮑彪曰、司馬楚卿、疑即昭翦、愚謂封、即下文資之以地、是也、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言專爲公子咎請太子、而周君不聽、則翦之智困窮、而楚周之交斷絕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令力呈反、下皆同、○微密也、言封欲立者、以爲之資助、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廧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相息亮反、下同、○爲猶助也、欲爲太子、謂欲助爲太子者、以地也、鮑彪曰、楚相之御、姓展、廧嗇字同、小臣也、空其名、類猶似也、犄搢夫曰、令若之若、恐翦誤、得之、此指翦也、言相國聞王欲令翦爲助太子之事、而又恐翦居中用事、不便於己、則必不使他人矣、相國令之爲太子。相國果令翦之周助爲太子者也、

【考異】翦令之令、高本作今、一本資作奉、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爲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以賂進周最於周。令力呈反、下皆同、○碕哲夫曰、凡言謂言爲不人者、皆自爲自記也、言或言客、或稱名、皆聞記也、愚按、此司馬悍謂齊王、而王乃使悍也、齊資通、即上章資之以地也、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置猶立也、據下章、先以此言試周君、而後以地進最也、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進最之方、以得尊寵用事也、○

【考異】悍劉本作稈、賂一本作地、坊本無請字、今從高本、

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爲周爲君于僞反、下爲齊同、○高誘曰、司寇布周臣也、函冶氏爲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折食列反、屬音燭、○高誘曰、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號曰太公、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爲氏、知鑄冶曉鐵理、能相劍、太公不知其劍善、故歸之、而責其買劍金、愚謂、秦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折、荀子折閱之折、損也、千金猶未盡其本賈、故折損而不賣與越人也、越人亦未爲眞知其良也、蓋函冶氏獨知其良、終身不賣、至死悔悟、故戒其子曰、凡有售、必使衆知其良、不可獨知也、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關君長曰、兩契相合爲信、今君立最爲太子、是獨知爲信、故天下未有信之者也、愚謂、猶函冶氏獨知良劍也、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於齊也。君爲多巧。最爲多詐。關君長曰、讓之於最、猶令最讓之、列子曰、

將嫁於衛、注、嫁猶行也、此似是義、恐齊王以爲周君實欲立果、而令最讓而不肯立、以行之於齊也、

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奉扶用反、養羊尚反、○信貨、衆所信之貨、以喩周最也、愛猶惜也、言最之奉養無有愛惜、使天下皆知立最爲太子、乃所謂信貨也、穆文熈曰、布之爲最游說、不足道、然謂太子不可獨知、則深有得于重國本之道焉、

【考異】爲君之爲、坊本作謂、無齊下之也字、果一本作最、高本無於齊之於字、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令力呈反、乘繩證反、下同、○高誘曰、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也、百人爲卒、甚敬、敬樗里疾也、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高誘曰、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

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

也。厹音求、遺唯季反、卒子律反、○高誘曰、游騰、周臣也、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厹由、狄國、或作仇首也、廣、大車也、厹由貪大鐘之賂、開道至晉以受鐘、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也、

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高誘曰、桓歸蔡姬未絶、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愚謂、號猶名也、事見僖二年左傳、

今秦者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高誘曰、秦欲吞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恐不敬其使、一日之中、以滅亡國、而爲大王憂也、

穆文熈曰、游騰對楚、雖則權辭、實爲防變之策、衛疾實囚、何其婉而切也、

【考異】坊本今秦下無者字、戒作惑、因之下無也字、一本日作旦、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高誘曰、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役、役事也、韓召兵及糧於周也、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悦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爲于僞反、令力呈反、蘇代、蘇秦弟也、高都、韓邑、聽從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相息亮反、罷音疲、○高誘曰、韓公仲爲相國也、昭應、楚將、鮑彪曰、得城曰拔、如拔物然、愚謂、此代述昭應之言也、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

雍氏、雍氏必拔、病困也、始初先也、告楚病猶告病於楚也、守謂圍守而不去、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使所吏反、○多猶過當也、折屈也、謂屈節合韓也、節符信、行者所執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卒子律反、○繆文淵曰、無徵甲粟、所以不示楚病、與之高都、所以激秦之怒、上策易識、下策難見、故公中始怒、而終善之、

考異　坊本中作仲、弊作敝、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為于偽反、除為和餘皆同、藉在夜反、下同、○薛公、孟嘗君田文也、韓慶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宛於袁反、葉舒涉反、夫音扶、更音庚、○韓慶、西周臣也、言二國強大、則齊必危矣、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令力呈反、下同、○上無攻、謂無

攻周、下無攻、謂無攻秦、函谷、關名、張、大也、東國、楚之東地近齊南境者、出、猶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會秦、秦留之、言秦歸楚王、以與齊和也、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處昌呂反、○三晉、韓魏趙、本皆晉卿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言三晉畏秦、故重齊也、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三國、齊魏韓也、

【考異】坊本無年下而字、以強之以作為、合於之於作為、高本無無不破之不字、坊本齊也之也作而、惠作患、無章末西字、

三國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在夜反、○三國齊魏韓也、反還也、

魏道西周、西周有供給之費、故恐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爲于僞反○德謂荷恩也、吳師道曰、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則和而不利於楚宋、邑落曰聚、愚謂、楚宋爲秦報伐魏而利之也、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設疑作毀、蓋毀壞軍舍速東去、

考異 一本德作聽、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利便也、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盡津忍反、○樊餘、周臣也、鮑彪曰、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曰楚趙皆輕。以上之上時掌反○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鄭地、鄭國之地、時亡而屬韓、三川、河洛伊、秦拔成皐滎陽、初置三川郡、方城、山名、上黨兩屬韓魏、今韓并得之、故曰兼兩上黨、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折、狀如羊腸、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恐丘勇反、

考異 曾本餘下有爲周字、坊本因趙下有兵字、章末無也字、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將子匠反○秦攻之攻疑敗誤、下章可以見矣、水經注、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蓋犀武欲救周軍于此、而秦擊而敗之、遂進兵而攻周也、爲周最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爲于僞反、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同、○鮑彪曰、李兌、趙司寇、禁猶止、趙魏隣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則

衆必多傷矣。秦欲持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得猶勝也、前、前日也、勝魏之勞、謂敗犀武之軍、後、後日也、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講和也、魏敗秦勞、而趙獨全、故曰全趙、言以全趙止勞秦之攻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支猶拒也、言魏必因李兌而與秦和、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闕君長曰、疾者、急速強壯之謂、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魏之救兵敗、而秦兵遂進而攻周、故周君之魏求救、而魏王以上黨被兵急、辭而不救之也、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樂音洛、下同、○梁、魏都也、囿者、蕃育鳥獸之所、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爲于爲反、下爲王同、○綦母恢、周臣、溫、魏邑名也、言其樂不在梁下、而又近周、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言周君怨魏、故爲王患之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按昭九年左傳、王曰、我在伯父、猶民人之有謀主也、杜預曰、周爲共主、天下所宗、故曰謀主也、此稱周君者、蓋是時周王徒守虛位、威權策謀、盡在周君故也、設以國、謂陳設國兵也、扞禦也、言周爲魏禦秦、而魏不爲周扞禦、此其所以怨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塞先代反、○呉師道曰、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絕、愚謂、兩字疑衍、此

其所以爲主患也、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温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私温囿以爲樂。必不合於秦。好呼報反。○形、形勢也。猶曰爲人也。事秦而好小利六字疑誤衍。戍守邊也。百姓百官也。私猶變也。言周君爲人不好小利、不可以小利解怨、今王許戍與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官、而變温囿以爲樂、必不合於秦、是可以解怨也。臣嘗聞温囿之利。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温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八十金、魏人貢其上之數、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周得戍與囿、不與秦攻南陽、則魏得并力上黨、故無患、贏有餘買利也、與八十金之囿、而得百二十金、故曰贏四十金、此言不獨可以解怨、而於魏亦便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温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也。

考異 高本無爲君之君字、坊本私作利、高本無計字、坊本無章末也字、

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周足、周相、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爲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相息亮反、下同、使所吏反、○主君、指周君也、按昭二十九年左傳、齊侯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注云、比公於大夫、此書稱周君、或爲謀主、或爲主君、或爲大王、當時稱呼錯亂、不可準以禮也、又字疑必字殘剩、爲使也、楚懷王策、爲其行人請魏之相、臣爲不能使、猶使臣不能使也、趙孝成王策、葺之軸令折矣、言周之臣、必秦重之、而欲相者、見其重之、且惡臣於秦、而使臣不能使矣、欲以代臣爲相、是其周秦之交、所以必惡也、臣願免相而行、君因相其欲者、彼已得相、不惡周於秦矣、此或教周足、謂周君語也、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

免是輕秦也公必不免行而免、言將行而免相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矣周君以爲此人惡周於秦、故誅也、以上或與周足相謀語也、

考異爲不能使、坊本作不能爲使、是輕、高本坊本共作且輕、今從一本、是公、高本作且公、成事、坊本作事成、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敗必邁反、○蘇厲亦蘇秦弟也、鮑彪曰、藺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白起、秦將武安君也、愚謂、攻善也、言白起善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射之射柳之射食亦反、過音戈、中丁仲反、夫音扶、塞先代反、盡滅之盡津忍反、○支左屈右、謂左手張弓、右手屈持筈也、撥反、鉤曲也、公破之公恐行、

考異也矣、劉本錢本共無也字、人皆下共有曰字、不以、高本作不已、

楚兵在山南。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爲于僞反、屬音燭、○山南、周之山南、吾得、楚將也、闕君長曰、楚兵在近、而周不通使、吾得將攻之、故曰屬怒、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効也。王必罪之。令力呈反、將讀如與、名銘同、○軍正、軍吏、見史記司馬穰苴傳、泄之楚、謂漏其言使楚聞之也、周與吾得謀楚、故名器云然也、効致也、

考異 坊本怒作怨、諸本器下有必字、今從一本、一本作器必多且歸楚、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高誘曰、臨猶伐也、蘇秦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屬音燭、惡烏路反、○洪邁曰、除治也、言治道迎楚師也、愚謂、韓魏惡楚假道於周、齊秦恐楚伐韓魏、還取九鼎也、方城、楚塞也、四國、齊秦韓魏也、與謂與鼎也、

考異 上二周、坊本作兩周、蘇秦作蘇子、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難乃旦反、○難往、不欲往也、或爲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爲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爲周之爲于僞反、○爲辭、謂以魏兵在河南爲辭也、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爲

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譽音餘、養羊尚反、○養謂、或謂也、原、周邑也、太后、昭王母宣太后也、養地、供養之地、湯沐邑也、有秦、猶得秦也、勸周君入秦者、周最也、言周君入秦、交善、則固最之功也、交惡、則最必得罪、故不如譽孝入原得秦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不攻周、猶言可無攻周也、實、謂土地人民、聲、名也、言周地褊小、得之不足以利國、而攻天子之名、見畏忌於天下也、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王于況反、○弊、罷也、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罷音疲、○俱、同也、言秦攻周而疲、與天下之疲者同、則威令不縱橫行於周矣、

考異　王之國計、坊本作國之計、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他徒多反、宛於袁反、○宮他、周臣、穀不熟曰飢、秦飢不能救宛、故晉滅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魏攻蔡、不得救鄭、故韓滅之、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齊閔王策、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邾陳未詳恃何國、按史記、邾莒皆楚滅之、而此曰亡於齊、若作楚、與下句複、未知孰是、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援于眷反、○言國不毀傷也、

考異　攻蔡、坊本作攻秦、

凡十八章

戰國策正解卷一　終

戰國策正解卷二

横田惟孝著

東周 說見西周

惠王 凡二十六章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周臣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夫音扶下同說音悅將子匠反○陳臣思

即田臣思也、田氏本出陳、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問其路所從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寄託也、寄徑、猶言假道也、暉臺、臺名、地形訓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注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葉舒涉反、葉楚縣名、○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灕然可至於齊者。爲于僞反、下同、○耳字疑衍、灕然、流通無壅塞之貌、甘泉賦、灕乎滲灑、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被皮寄反、稱尺證反、○士甲士、卒、步卒、謂警衛者、師徒、即輓鼎者也、鮑彪曰、被具、士卒所服用具、稱此者、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人、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數色角反、

【考異】坊本畫作盡、寶作實、王大下無說字、塗並作涂、少作沙、竊爲下無大字、醯壺醬甀作壺醯

瞀䛥、曾本馬作鬼、可至、諸本作止一字、今從一本、坊本代作代、得九鼎凡一鼎而、曾本作凡得九鼎而鼎、坊本器械作械器、竊作切、來下無者字、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宜陽、韓邑、趙累、周臣、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數色主反、○材士、士之有材武者、景翠、楚將、對曰。甘茂羇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羇旅、寓也、謂非世臣也、言甘茂非世臣、有功則當爲相、無功則不得留、秦王不聽衆議、而攻宜陽、不拔恥之、故曰拔也、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爲寡爲己之爲于僞反、背音佩、援于眷反、盡津忍反、○執珪、楚爵、道應訓注、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柱國、楚卿、慕猶願也、盡其寶、謂盡致其寶也、穆文熙曰、秦韓相拒、權在景翠、翠有秦私、故宜陽可拔、趙累之辭、蓋以利害動之、而堅其救韓之心也、愚謂、以上、累之設辭、以下、記者之言、

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煮棗、秦邑、城、即煮棗城也、荷恩爲德、謂使東周荷恩也、王應麟曰、宜陽、韓邑也、周曷爲謀之、剽膚也、宜陽擧、而周隨之矣、

〔考異〕趙累、坊本作周累、焉矣、曾本作耳、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爲于僞反、盡津忍反、○言按兵勿出、則可使東周荷其恩、西周欲韓出兵、故可盡致其寶矣、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爲己援、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令力呈反、爲于僞反、下同、○之指楚韓也、己指西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趣音促、○楚韓德東周、則必不爲西周之用矣、故西周弱也、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爲謂種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復扶又反、令力呈反、仰魚向反、

【考異】坊本無遂下水三字、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令力呈反、下同、

相息亮反、下同。○韓策楚昭獻相韓、將不之將恐衍。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向舒亮反、葉舒涉反。○陳向葉皆位在相下。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黶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於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惡並烏路反、黶烏減於黠二反、令並力呈反、塞先代反、重使之使所吏反、強其良反。○鮑彪曰、絕、橫渡、塞、障也、爲垣壘以遮止鄰國往來。愚謂、辭而之而讀曰能、易屯卦釋文、鄭氏讀而曰能。

考異 黶一本作厭、信於之於、諸本作東、今從一本。

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周君患之。雍氏、韓邑、粻糧也、時秦救韓、故周以糧餉二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爲于僞反、恐並丘勇反。

考異 周君、諸本作周之君、今從一本。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必怒合於齊。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爲于僞反、令力呈反、○君指秦也、王周王也、聽許也、以地、謂割地也、故特也、吏產子、疑當作更贊君、贊助也、如魏景閔王策、王以國贊嫪毒之贊、按上下、最與齊善者、蓋最本欲以地合於齊、恐王不聽、故先詐以以地合於二國、試之也、厲乃謂秦曰、君不如令王許最割地合於二國、特必怒最、而以地合於齊、齊與楚善、是君以合齊之故、齊與楚更贊君、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言秦因最割地、轉以地合齊、則合齊者、秦也、割地者、最也、齊王必善二人矣、此厲爲最游說也、

考異　一本秦作子、注云、元作秦、曾本無故字、一本怒作恐、以合作全以、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

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相息亮反、下兼相同、敗三之敗必邁反、下敗三同、○趙使仇赫相宋、專見趙武靈王策、三國、韓魏齊也、言三國將與趙宋合於山東諸侯、以孤秦也、此一節、言三國不敗、則赫將合於三國也、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與下疑脫趙字、言秦與趙宋敗三國也、此一節、言三國敗則赫將合於秦也、則賣趙宋於三國。謂因三國成敗、或賣於秦、或賣於三國也、此句結上文兩節之意、言赫無信也、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令力呈反、視示通、離力智反、○合周之合、當作令、按此策、舉仇赫賣趙宋之事、而勸周最賣秦趙、以兼相韓魏也、秦趙之相賣、乃最所以賣秦趙也、

考異　一本赫作郝、坊本則賣下無趙字、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爲于僞反、難乃旦反、勁之、謂勁趙以兵、使之與齊戰也、先合於齊、謂秦先趙合於齊也、爭齊、謂爭合於齊也、無人、謂無爲魏收齊之人也、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去疑當作令、與、與國、即謂齊也、以用也、言當秦趙爭齊之時、不令最收合與國、而以用兵爲急而伐齊、無因他事而立功之謀也、最善齊者、蓋時在魏、不欲魏伐齊、故容爲最游說也、

考異　坊本以兵之急、作以兵急之、下更有急之二字、章末之也作矣、

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言魏王以國與最俱、最之義、以伐齊爲貴、時最相魏、故云然、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修虛信爲茂行。明群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輕遣政反、行下孟反、○薛公、田文、時亦相魏、薛其故邑、故曰故主、關君長曰、群恐君字訛、言最今相魏、而不失信於齊、是虛信也、而自爲盛美之行、明君臣之道、以爲據故主之義、不同魏合於秦以伐齊也、愚謂、最本仕齊、故曰據故主、此產亦當作贊、言贊齊也、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爲王爲救之爲于僞反、○奴疑怒闕畫、言最爲魏入齊合交、天下畏魏、不能伐齊、若天下怒魏合齊而伐魏、最帥齊兵以救之、天下無伐魏、王遂與齊伐之、且臣與魏伐齊、爲齊所怒、若爲王之交於天下之累、不可、王使臣入齊、其賜厚矣、臣入齊、則無爲齊所怒之

患、王亦無齊之累也、

考異　高本連前章、坊本無者字、且臣作且秦、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朝直遙反、復扶又反、予音與、○譴、責罪也、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盡津忍反、○關君長曰、宜察其所賂遺之人、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鮑彪曰、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覺、覺則羣驚而去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關君長曰、大人、蓋謂用事貴臣、應多鳥處、小人、蓋謂無力賤人、應無鳥處、鮑彪曰、均之費財、而小人多則多費、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不疑之字誤、關君長曰、窮士、應有鳥無鳥處、赫欲重翠、故云、故固也、謂固能得其所欲矣、

穆文熙曰、有鳥無鳥之處易見、而且爲大人者難識、故必有杜赫之論、而後景翠可重、

考異　坊本者張下有之字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隘乙革反、令力呈反、相息亮反、下同、○三國、韓魏齊也、隘猶距也、言周相見秦隘於三國、不進、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

遂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爲于僞反、處昌呂反。○處、處置、謂其所爲也、取秦、謂取交於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故固通、齊重國、固收周爲好、周亦既取交於齊、今又取秦、是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考異　坊本無一重公二字、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他徒多反、下同、盡津忍反、予音與、鮑彪曰、輸、言委以告之、○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操七刀反、間紀莧反、遺唯季反、令力呈反、○間遺、謂伺其間隙以遺之、曰告止身死、書中語也、候、偵候之吏也、穆文熙曰、馮雎之遺書昌他、乃兵法之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其告候者、蓋令吾間以告彼間者也、均之謂反間、而傾危甚矣、

考異　坊本昌作宮、雎作睢、睢使間有且字、高本疊亡來二字、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爲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曰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也。爲于僞反、令力呈反、○王、楚王也、言宣言東周殺翦、以令東周與楚惡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鮑彪曰、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

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

考異　一本嘗作常、

周最謂呂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令力呈反、下同、相息亮反、處昌呂反、○呂禮、秦將也、鮑彪曰、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免攻、故可使之相禮、關君長曰、處、處置也、盖言子惟以齊事秦、則必無事之可處置矣、愚謂、無處、謂身安也、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關君長曰、天下制於子、猶言是子制於天下也、言禮相齊、令最居魏、以共事秦、則禮制於天下也、子東重於齊。西貿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考異　坊本處作慮、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相息亮反、○言齊逐最相禮者、欲因禮以取秦之交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齊秦必輕君。言弗與禮、有二國之重、而必輕文、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反齊王之信。以禁天下之率。趨音促、行戶剛反、○急北兵、謂急起齊北邊之兵也、以秦之以猶與也、後行、謂後軍也、最怨齊逐己、故收之以爲後軍也、此言伐齊以敗齊秦之合、反背也、率從也、言秦伐齊、背齊之約信、二國不合、則天下不從齊也、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史記作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吳師道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言弗而不及禮者、齊聽弗而相禮、弗走、禮不待言矣、愚謂、此言齊無秦、則天下之兵皆集齊、弗禮必走、齊王無與爲其國、必重文也、

考異　高本連石行秦章、劉本題起謂字、乃同坊本、高本公作君、坊本以禁之以作又

齊聽祝弗外周最。逐之出外也、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相息亮反、○言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之交、得天下之交、則不能存齊、齊深之深恐衍、夫秦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夫音扶、○趙恐齊秦合而伐己、故急起兵以示伐齊於秦也、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處昌呂反、○之疑合誤、言秦以趙攻齊、與合齊伐趙、其實秦之利理同、必不安處矣、言必與趙伐齊也、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關君長曰、齊用祝弗之不利、即天下之通理、

考異 高本連下謂薛公章、劉本題起齊字、乃同坊本、關君長曰、三章事同文異、似不可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辨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相息亮反、見賢遍反、令力呈反、好呼報反、○關君長曰、定十年左傳、有郈工師駟赤、注云、掌工匠之官、此工師籍、蓋官氏也、愚按楚策有工陳籍、或是人也、說見彼、

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相息亮反、下同、說音悅、○鮑彪曰、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耶、不然、則惠公別稱也、鴻烈道應訓亦稱周昭文君、愚謂、閔憂也、言憂國人不說相呂倉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君。令力呈反、○事見襄十七年左傳、無忠止之也八字、疑他策錯簡、或注文混入也、司空、主土工官、傳曰、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是也、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

於民也。閭、里門也、宮中作市者七處、市各有閭、皆使女子居之、每閭百人、故凡七百人、三歸、臺名、傷、謂非毀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強。增積如山。數色主反、見譽之譽音餘、○衆庶所說成強大、增積不可動如山、言大臣得譽之害也、二句、蓋古語、周君遂不免。卒相倉也、

【考異】高本上免下有士字、如山作成山、坊本七市作女市、

溫人之周。周不納。問曰、客耶。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邪以嗟反、○溫邑時屬西周、周並謂東周、客他邦之人、主人自國之人也、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少詩照反、○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濱涯也、君天下、謂爲天下之君也、

【考異】諸本作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今從一本、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爲于僞反、難乃旦反、虛墟同、○金投、趙臣也、疑天下、謂以最之齊、疑周齊與天下合而謀己也、按爲周最謂魏王章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據是則子當作與、韓當作趙、合於秦、當作合於齊、虛謂國亡而爲墟也、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長丁丈反、○上黨長子皆韓地、關君長曰、

蓋齊與韓魏相攻、秦救齊、趙從救齊、因延佐秦而伐二國、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公東之東當作西、秦在西、安得曰東、謂以佐秦故得寶也、言趙因是勢、徐爲東交於齊、則齊趙有合矣、鮑彪曰、最時在齊、惠有趙患、故爲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考異　坊本恐齊下無韓字、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負、師道曰、負恃也、令字疑合、關君長曰、收合、封厚也、謂秦且合齊而厚其力、使無多割地於趙、而與天下戰也、蓋最說秦爲齊之辭、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負、師道曰、趙恃合於秦、以與齊戰、不勝、則國大傷、而聽命於秦矣、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土。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盡津忍反、○上黨、韓地、大原、魏地、西土、韓魏之西地也、國趙、身謂投也、言覆趙國、危其身、是計何之道也、謂恃秦與齊戰之甚不可也、

考異　高本連前章、土作止、覆作復、錢本劉本令作全、錢本西作而、

石行秦謂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辨智之士。行、戶郎反、王于況反、○鮑彪曰、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衛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爲之、此蓋起也、愚謂、良梁音同而誤也、關君長曰、蓋辨士將敗伯王之名、宜拒絕其說而不聽、故曰備也、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辨智之士。爲君爭於秦。令力呈反、爲于僞反、○關君長曰、客既教秦備辨士、則爭不能得焉、秦必成伯王之名矣、蓋石爲秦欺周君也、愚謂、石爲秦謀、既教秦備辨士、又教周君令辨士爭、是激而成之也、

〔考異〕高本此下連調薛公及齊聽祝弗二章、坊本各見于前、今姑從之、劉本石行秦作右行楚、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二終